

2025年9月，来宾籍优秀青年作家连亭的散文集《个人史与太阳鸟》，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，并将于9月27日在北京举行新书首发式。

这是来宾市文学领域的一份珍贵收获，更是这座城市的荣光。

从一个瘦削、青黄，在药物中长大的“野孩子”，到一个“百折不挠的战士”，连亭完成了个人史的创作。

1

太阳鸟的追寻——从码头童年到文学之路

“唯有写作，才能对抗些许流逝，留住些许我所珍惜的事物。”

这是长大后的连亭对写作的注解。正如她所写：“我所遇见的一草一木、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微笑、每一滴泪水都在触动我……于是那些深情的字句就像水流般在笔尖流淌，最后成为一本书。”

连亭本名廖莲婷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生于武宣县桐岭镇大覃村，两岁多被寄养在位于武宣县二塘镇院村的外婆家。

连亭出生和成长的地方，坐落在黔江的弯道边上。她在《码头》里写道：“我爱这条河，它不仅途经我的童年，而且深入我的血脉。”黔江的波光、码头的喧哗，构成了她17岁之前的全部生活和记忆。

父母为了生计，带着她沿江漂泊，“船要到什么地方，就跟着去了”。小时候，连亭常常在码头捡拾旧时散落的瓷器碎片和铜钱，听走船的长辈们讲述江湖传说。这段独特的经历，为她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。

1996年，连亭进入院村小学上学。二年级时，全班只有15个学生。教室后半间是图书室，但低年级学生没有借书资格，她和同学们只能“天天把图书室擦得干干净净”。那种对书的渴望，纯粹而执着。

当终于能借书时，她如饥似渴地读遍所能触及的文字，包括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格林童话》《希腊神话》等等。小学四年级，她把原版《红楼梦》读熟了。“一边烧灶做饭一边看书”，是她最深刻的童年记忆之一。

高中阶段，当其他同学埋头题海时，连亭却沉浸在语文老师推荐的书库里。《基督山伯爵》《茶花女》等长篇名著陪伴她度过了紧张的应试岁月。“很难想象，我居然在应试紧张的中学阶段读了那么多长篇小说。”连亭回忆说。

直到现在，连亭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。她平均每周至少读完一本书，每年会买上百本书，至少一半以上会精读。这些年，她读过近万本书，从中获得很多惊喜。

在一次偷看父亲的日记后，连亭意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——每天写日记。或许，文学的种子在这时已悄悄埋下。她说：“我自己只有读和写的时候，才觉得内心是丰富的，就好像有人在跟你交谈一样。”

大学时代的连亭，加入了学校的“采薇文学社”，这是一个纯文学观念很强的校园文学社团。这里的年轻人，执着于纯文学写作，并且大都患有精神洁癖，这影响了她。《灰姑娘》《下水街》《文学的隐喻》，都是那时写下的。

事实上，发表作品纯属偶然。连亭从未想过投稿发表，写作于她而言仅仅“只是想记录我们曾这样真实、疼痛、倔强而又生生不息地活着的岁月”。

2012年，连亭偶然看到《星星》诗刊夏令营的征稿启事，带着试一试的心理，把日记本上的诗整理了20首投稿，不料被选中。此后，她陆续在《青年文学》《民族文学》《芙蓉》《山花》等刊物发表了作品，比如《有没有一袭桃花落在水中》《列车是略有颠簸的一种平稳》《我的族人达佳》《酒中仙》《灯塔》等叙事散文和短篇小说。散文集《南方的河》入选作家出版社选题，获2015年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项目，入选2016年“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”。

从黔江码头的稚童到执笔书写的作家，连亭的文学之路如同她挚爱的江水，在时光中静静流淌，奔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(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在时代的河床上打捞记忆

专访来宾籍优秀青年作家连亭

□ 本报记者 陈霞

个人史与太阳鸟

连亭著



连亭

我与连亭素未谋面，却因文字结下奇妙联结。2023年春，来宾市作协在武宣县的投稿班休息间隙，《广西文学》的韦露老师语气郑重地推荐：“连亭就是武宣人，你们该去读读她的《个人史》”，这份推重让我记在了心里。

后来，我选了个明亮安静的午后点开这篇散文。起初只是寻常的文字邂逅，很快却被那独特的语感吸引。连亭的字句像南方雨季悄然蔓延的根须，一寸寸执拗地扎进心里。整个下午，我静坐屏前，心绪如被风拂的稻浪起伏难平，不禁好奇：这位生于黔江之畔的“90后”女孩，怎会有如此深邃的文字力量与文学禀赋？

连亭仿佛天生为写作而来，这让我想起钟爱多年的作家张爱玲。张爱玲天赋异禀，文学识见多靠灵性，即便胡兰成成年长她14岁，在文艺领域，她却像掌灯引路之人，以至于胡兰成晚年写出得意之作时，仍不忘说“第一炷香要烧给爱玲，因是她开了我的聪明”。

连亭亦是如此。查阅方知，她是华东师范大学硕士、博士，已在《民族文学》《芙蓉》《散文》等刊物发表超百万字作品，屡获大奖，还出版了《南方的河》《个人史与太阳鸟》等散文集。成绩斐然的她，却始终低调专注，于她而言，文学从不是求名逐利的捷径，而是安放心灵的归宿。

我虽勉强算是个资深文字工作者，但在连亭面前，却只有年龄可称“资深”；立于她的文字疆域中，唯余惶然与敬意。踌躇再三，仍鼓起勇气，斗胆对《个人史》略作浅评。

《个人史》以“生日不明”开篇，串联起留守的苦涩、求职的坎坷、与疾病的抗争、对理想的追寻。这既是一位“90后”壮族作家的成长独白，更是一代青年在时代浪潮中寻找自我、安放灵魂的精神史诗。她写的不只是自己的过往，更藏着一群人、一个时代的回响。

作品始于“生日不明”这个充满哲学意味的命题。法定生日1989年12月5日，是父亲为避超生惩罚编造的；骨骼鉴定推断的1993年，也并非绝对准确。这模糊的起点，不仅是连亭个人的生命谜题，更隐喻了一代人在制度缝隙中成长的身份困境。计划生育严格的年代，因“超生”，她被

寄养在外祖父家，成了“没有户口的孩子”。入学时，父亲为让她顺利读书，特意排演“假装学课”；转学后，家长栏的空白、对父母去向的隐瞒，让她早早体会到“边缘人”的滋味。这些细节并非单纯的伤怀怀旧，而是透过个人经历，折射出一个时代家庭结构的变迁与生存的无奈。

但连亭最动人的，是她不抱怨“生日不明”，反而从中提炼出生命的开阔与神秘。她在码头看搁浅的船，觉得那像“打开的哲学书”——风浪留下的痕迹，船桨划出的疤痕，都是生命过往的印记。她说“出生不明就是高级隐匿”，正是这份“隐匿”，让她摆脱了时间的束缚，拥有了更多身份可能，也为日后一次次自我重塑埋下伏笔。

《个人史》的核心是一部与疼痛相伴的成长史，可连亭的笔从不过度“卖惨”，她只是坦诚地面对伤口，从中汲取光亮。这种不逃避、不自怜的冷静，让文字充满庄重的力量。童年时，因祖父患肺结核，她曾与死亡擦肩，“咳嗽卡在半路”的恐惧，是她对死亡最初的认知。但她没有沉溺悲伤，在外婆陪伴下，把吃药变成了每日不同的趣味仪式——皱眉、咧嘴、叹气，在苦中寻乐。这种与苦难共处的智慧，深深烙印在她的灵魂里。

多年后体检发现“左肾缺如”，她也没有被击垮，反而在医院里与母亲达成了沉默的和解。

2016年，连亭带着文凭闯入城市，却遇上经济寒冬。“全球股市动荡，楼市疯狂，每年两百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”，她投出的简历石沉大海。父亲来上海投奔，两人挤在20平方米的出租屋，父亲打地铺、煮挂面，甚至会因迷路怯生生打电话求助。她一边承受求职的焦虑，一边安抚父亲的失落，却从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，只是“一门心思地找工作，赶着一场又一场的招聘会”。

后来，事业单位体检失败、腹部发炎需要手术，她仍在病友鼓励下忍痛轻唱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眼睛，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”。在她看来，苦难是个人史的一部分，而了解这段历史，才能明白自己是谁。

虽是“个人”的历史，《个人史》却满是时代的声音。从超生带来的身份尴尬，到城市化中的租房焦虑，再到高房价下的购房压力，连亭经历的，正是无数普通青年的共同困境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她在时代洪流中始终没丢去本心。2016年“读书无用论”抬头，她在招聘会里看到人群像“无家可归的落叶，在风中乱窜”；后来和爱人凑钱买房，又遭遇限购，只能“曲线救国”在小城购房，每月要还4千房贷，还要支付大城市的房租，生活“沉闷如铁”，甚至患上失眠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很多人会选择妥协，但连亭却清醒地反问：“我是活生生的人，为什么要为那些冰冷的砖头而卖命？”

遇见华姐后，她内心对自由的渴望彻底被点燃。华姐卖掉房子建图书室，拖着行李箱随处写作。受此影响，连亭果断卖房、辞职，从“被房子套住的蝗虫”变成“自由的飞鸟”，以写作者的身份“行走在烟火人间深耕文字”。这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她性格里“执着”的必然结果。她说：“我最想要的生活，是在一张安静的书桌上，写一首能使冷酷者落泪、绝望者微笑的诗。”为了这个梦想，她放弃稳定选择自由，舍弃物质坚守精神，这份对内心的忠诚，让她在人海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。

《个人史》中，还有对家族记忆与文化根脉的温柔回望。这部分里，连亭的笔触满是细腻与共情，像午后阳光透过窗根般温暖。写

2

时代的印记——从个人记忆到集体群像

从事创作十多年后，连亭这部由23篇文章凝聚的20多万字的散文精品集《个人史与太阳鸟》由作家出版社重磅推出。

这部书收录了连亭多篇获奖佳作，有获《民族文学》年度奖的《草木一秋》、获丰子恺散文奖的《拉莫河畔之药与毒》、获“东丽杯”孙犁散文奖一等奖的《我的农民工父亲》。它用微小的个体经历折射时代背景下的共同命运，成为一个时代的细微注脚。

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沈念认为连亭“将家族命运、时代变迁与自然意象熔铸于叙事之中，在时代的褶皱中打捞着人性的光辉，独特视角将个人史推荐为一代人的精神档案”；广西作协副主席、当代小说家朱山坡评价这些文字“如刀削甘蔗，手法、力度都刚刚好”，既直面困顿，更赞颂美好，让每个读者都能在其中看见自己的挣扎与希望……

对于“太阳鸟”，连亭有着特殊的情感。她说：“‘太阳鸟’是壮族铜鼓上环绕太阳飞翔的鹭鸟，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图腾象征意味，寓意着人类某种意志和愿望。在壮族神话《麽经》中，鹭鸟是引领壮族先民寻找山明水秀、土地肥沃宜居地的神鸟，而引领鹭鸟的是太阳。”连亭是壮族人，祖父一代保留着传统的壮族习俗，奶奶一生都穿着壮族服饰，这些服饰上也有鹭鸟图腾。而对于连亭而言，“‘太阳鸟’是美好的鸟，能给人带来希望。它寄寓我们对梦想、对诗意人生的向往。”连亭还希望自己“像鸟一样，有一双翅

膀，不断地向着光芒飞翔”。

留守的苦涩、幼时的漂泊、求职的坎坷、与疾病的抗争，未曾击垮这个坚韧的壮族姑娘。正如她在后记所写：“于是，在渡劫、劫后余生的日子，我沉浸在写作中，用文字缝合伤口。这本散文集，就是我缝合伤口和世界的产物。它就像是我的重生。”

这些经历使连亭的文字有着鲜活、动人的力量。对于模糊的生日，她潇洒又豁达：“我只是个手指沾满泥巴又瘦又黑的野丫头，根本不必在意自己打哪里来，走过了多少岁月。”看病回家的路上，她依旧满眼是世间的美好：“走在初夏的田埂上，清风吹得田禾海浪般翻滚，稻花在阳光中散发着迷人的清香，我的心脾感受到了，我的肺也感受到了。”

连亭认为，故乡是一个人的来处，没有一个作家不思考自己的来处。她的不少作品着眼于故乡，来源于生活。2015年发表的散文《陇头流水》写“我”在外祖母家的寄养生活，描写了大量有关故乡的风物，《有没有一袭桃花落在水中》，写祖父母之爱，也写祖母温暖人世的大爱，以及对子孙无尽的抚爱……

多年来，连亭的作品题材不断变化，从码头到工地，从农村到城市，她一直坚持关注不同背景下不同人物的命运和境遇。

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，连亭打破单一叙事角度，让“我”“师爷”“达美”等多个角色发声，形成多声部叙事。她说，不同篇章聚焦不同人物的个人史，最终组合成一个时代的群像。

很多困难，甚至恶毒，但你会遇到很多美好。”

她特别强调：“做一个好的写作者并不容易，放下虚荣、耐住寂寞、保持清醒、虔诚写作很重要。文字的力量与灵魂的力量匹配。穿透层层迷雾，作品是衡量作者首要且唯一的标尺。”

谈及来宾的文学环境，连亭说，近年在有志者的努力下，来宾市的文学氛围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。期待不断完善长效激励扶持机制，营造更好的文学创作环境。

尽管面对文字时“仍不免有些落寞”，但写作给连亭“保留了一席真诚之地”，她表示仍会“虔诚、执着下去”。

如今，连亭主要从事出土文献研究工作，与多家高校保持合作，在学术领域开拓自己的一片天地。她始终没有忘记写作的初心：“我总是想记录下在走江岁月、打工岁月所遇见的父老乡亲、江湖儿女，以及形形色色的人。他们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，又在现实中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，他们的故事就是欢笑悲歌、理想荣耀的交响曲。”未来，她将继续用笔触记录“经历的痛苦与美好”。

《个人史与太阳鸟》的出版过程充满了艰辛。写作十余年，积累百余万字，投稿多家出版社均因成本高被拒。最终，2025年初，一位编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她的状态后主动联系，这本书才得以出版。

“最深的感触是写作这条路很不容易，很艰辛，同时也遇到很多美好，遇见很多值得珍惜与感谢的人。”回顾创作之路，连亭感慨自己是“十分幸运的”，因为“有一些真诚的朋友，有一批好编辑看着我成长”。

对年轻的文学爱好者，连亭给出了真挚的建议：“如果你真爱写作，那就好好写下去，同时照顾好自己的生活。写作这条路并不容易，你会遇到

生命长河里的寻路者——浅评连亭《个人史》

韦慧兰

祖父，她记得“他炒菜时把我背在身上，喂鱼时也背着，两人的汗水融在一起”；即便后来因祖父染上肺结核，她也没有半句怨言，只记得“初夏田埂，清风拂过稻浪，空气中飘着稻花的香”。写外婆，是“一次次拖曳我去看医生”，是喂药时“循循善诱的语调”。提起母亲，她曾因病情产生隔阂，却在医院里听母亲说起“嫁给你父亲那年种的茶树……嫁不出去，大不了像茶树一样待在家里”时，忽然释然，读懂了母亲沉默背后的愧疚，也以宽厚接纳了曾经的委屈。这份共情还延伸到陌生人身上：为师爷的离世伤怀，为病房里体弱女子们的歌声热泪盈眶，甚至为风中飘零的落叶驻足感慨。正是这份深邃的共情，让她的文字始终有温度，也让她回望过往时，从未失去善意与包容。

《个人史》没有华丽的修辞，却以细腻的笔触，真实记录了一代人的困境与光芒；它没有构建宏大叙事，却凭着个体真切经历，印证了“再卑微的人生，也能生出希望”。连亭的写作，再次印证了一个朴素却永恒的真理：作品若想真正打动人心，绝不能脱离生活，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。《个人史》本身，就是扎根生活、汲取养分与光芒的生动范例。

如今，这份源于生活的力量仍在延续。2025年9月27日，连亭的散文集《个人史与太阳鸟》将在北京举行首发式。这不仅是她文学生涯的里程碑，也是我市文学领域里一束不容忽视的星光。衷心祝贺连亭迎来此刻的绽放，愿她继续以笔为犁，深耕岁月，写出更多温暖而有力量篇章。也愿每一个在人生寻找方向的人，都能从她的文字里获得温暖与勇气。